

一过处暑,海风便退去盛夏的燥热。很多游客奔着夏日的海浪来到烟台,却不知道,这座滨海小城最好的光景,其实在秋天。

一到烟台,海更清,天更蓝。少了暑期摩肩接踵的人潮,海风凉凉的,吹在身上舒服自在。

来烟台,先要走走烟台山。山坡上散落着百年开埠留下的老房子、石头墙、红瓦顶。一到秋天,爬山虎爬满院墙,红的、橙的叶子铺在斑驳的墙壁上。顺着石阶慢慢往上走,领事馆旧址、冰心纪念馆安安静静地立在草木之间。登上山顶灯塔,放眼便是一望无际的黄海。晴天的时候海水透亮,远处渔舟点点。傍晚落日斜照,海面铺一层碎金,海鸥贴着浪花来回盘旋,站在这里看海,心里格外安宁。

顺着海岸往东,就是渔人码头。木栈道贴着海岸线延伸,礁石下边浪涛阵阵。秋天游客不多,不必人挤人,就沿着栈道随意走走,听海浪拍打礁石的声响。若时间充裕,一定要去养马岛。环岛公路傍着大海,骑电动车或者自驾都会

适。路旁的栎树结满红红的果穗,风一吹沙沙作响。一边是碧蓝大海,一边是崖岸草木,走走停停,随处都能停下来看海。

想看山林秋色,便去昆崙山。它号称海上仙山之祖,入秋之后山里的色彩一下子丰富起来。黄栌变红,银杏泛黄,松柏依旧苍翠,重重叠叠铺满山谷。走在林间小路,

受岁月沉淀下来的气息。隔壁的朝阳街上,老洋楼错落排布,入夜之后灯火亮起,老建筑遇上人间烟火,别有一番味道。

秋天来烟台,眼睛要看山海,嘴巴更不能亏待。九月开海,大海把积攒一夏的鲜货全部送上岸。

这时节的梭子蟹最为肥美,简单清蒸,膏满肉实。海肠脆嫩,一碗

腾。海风裹挟着食物的香气,烟火气扑面而来。

游玩不必赶行程。清晨早起,到海边等候海上日出;午后逛烟台山、游所城里,品读老城往事;傍晚到渔人码头或者金沙滩,守候落日坠向海面。得空就驱车去昆崙山看红叶,或是绕养马岛兜一圈海风。玩累了,找一间海边小店,点一桌刚上岸的海鲜,就着徐徐海风慢慢吃。

烟台的秋天,没有轰轰烈烈的盛景,海阔,山艳,城静,食鲜。山海、古迹、烟火凑在一起,把日子过得舒缓从容。海风拂去心头浮躁,山海抚慰奔波的旅人。

若想寻

一处地方安

放秋日闲

情,不妨来

烟台。

看海、登

山、逛古

街、尝海

鲜,在碧海蓝天之

间,好好感受海滨小

城秋天独有的温柔。

偕友游牟氏庄园

□秦秀荣

偕友寻幽墅,栖霞牟氏园。青砖藏岁月,黛瓦覆尘痕。孝悌传深院,诗书继雅轩。兴衰随逝水,德范永堪言。

我的祖国

□宋日昌

我的祖国
璀璨星河中最亮的一颗
我的祖国
百花园中最美的一朵
我和我的祖国
是儿女紧紧依偎在母亲的心窝

江河恋着土地
山脉向往巍峨
用血肉筑起的万里长城
彰显中华民族的本色
啊,我的祖国
凝聚起14亿人的魂魄

我爱你,祖国
我爱你幅员辽阔
我爱你人口众多
我爱你胸怀坦荡
我爱你刚直不阿

我爱你,祖国
心里飞出赞美的歌
我爱你温暖的怀抱
紧贴着你的脉搏
祖国,五千年上下求索
母亲,孕育江山雄伟壮阔
祖国母亲,我爱你
心中的太阳永不落

以我为题

□林启东

在这个世界上
也许已经没有了真正快乐的人
有的人只是看开了
那便是
用心来拥抱快乐的自己

走在万籁俱寂的路上
回探入之初的晚上
拿出丢弃在旧居的昨日心
静静地用心观摩自己本来的样子
用第三者的目光
多次审视自己受伤的靈魂
从哪里来
又到哪里去
默默地守护着无染的远方
相信自我,更相信命运
身边总会刮起
拂过脸庞的风

总想为别人撑起一把温暖的伞
却忘记自己本是
风雨人

秋阳穿过树叶洒下斑驳光影,空气清新凉爽。登高远望,满山秋色遥遥望向黄海,山与海遥遥呼应,心胸也跟着开阔起来。

老城的秋天,则藏在街巷烟火之中。

所城里的青石板巷子,保留着胶东老城池的模样。午后的阳光斜斜照进老院落,柿子树探出墙头,红彤彤的果子挂满枝头。不慌不忙漫步古巷,触摸老砖旧瓦,感

海肠捞饭,汤汁浸透米粒,鲜得让人难忘。鲅鱼水饺是本地人的心头好,鱼肉细腻,咬一口满是海的味道。海蛎子、皮皮虾正当季,简单蒸煮,便是最地道的海边滋味。

除了海鲜,街头小吃也不能错过。一碗蓬莱小面,鱼卤鲜香,面条清爽。烟台烟子Q弹筋道,拌上麻酱蒜泥,是本地人难忘的滋味。胶东大地瓜果成熟,苹果挂满山野,街头糖炒栗子热气腾

带着一种落寞。那些想买而未买的书,我习惯记在日记本的最后一页。写完一本日记,那些书名也跟着合上,淹没在书架的某个角落里。这个假期,我终于将它们从合上的日记本封底和书架上,一一打捞出来。

清晨,儿子伏在桌前背单词,我坐在卧室里看书。阳光斜斜地照进来,落在他摊开的笔记本上,

国庆,家庆

□张绍琴

也落在我翻开的书页上。倦了,我便放下书本,去公园慢跑。秋日的公园,银杏叶开始泛黄,风拂过,有一两片飞旋着落下来,像大自然散落的书签。我呼吸着清凉的空气,肺腑里那些积攒的琐碎,一点点被置换出去,身心变得无比轻盈。

我还陪父亲走了两处亲戚。一处是表侄娶媳姑,一处是大表哥做寿。父亲坐在席间,和那些许久不见的亲戚说话。他依旧话少,偶尔笑几声,皱纹便舒展开来,像风吹过的水面。晚上回家,

几间青瓦平房,便是我们读书上课的全部校舍。所谓操场,就是一块夯实的黄土地,晴天一脚灰,雨天一脚泥。

整座校园里,最耐看、最有生气的,就数这棵老石榴树。树干粗糙,树皮皴裂,看着苍老,却年年抽枝、岁岁挂果,守着一届又一届乡下孩子的童年。

整个夏天,石榴果都是青的,悄悄藏在浓密的绿叶间,不声不

轻飘落,落在树根下,铺出薄薄一层枯叶。枝头的石榴却愈发精神,红得透亮,红得喜人。熟透的果子,嘴角微微裂开,露出里面密密匝匝的籽,晶莹剔透,一粒粒像细碎的玛瑙。

每年深秋,老师都会选一个晴朗的午后,搬来老旧的木梯,小心翼翼地爬上树,把熟透的石榴一个个轻轻地摘下来,装进竹篮。红彤彤的果子摆在讲台上,朴素的教室,瞬间就有了鲜活的秋味。

果子数量不多,老师从不偏私,挨个分发,每个孩子都能分到一些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剥开薄薄的水果膜,把饱满的石榴籽送进嘴里,清甜里带着一丝淡淡的酸,满口生津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这一口天然的香甜,便是秋天留给我们最好的滋味……

岁月匆匆,石榴总要历经春夏的沉淀,历经秋风秋阳的打磨,才会在秋天从容成熟。人这一生亦是如此,年少如榴花般热烈盛放,总要耐住时光的磨砺,慢慢沉淀,褪去浮躁,方能迎来属于自己的丰盛与成熟。

童年随榴花落去,但那棵老石榴树教会我的道理,连同那一缕清甜、一树秋光,长久留在心底,温柔、干净,岁岁如新。

征稿启事

本版征集优秀散文、诗歌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,字数在2000字以内。谢绝AI写作。投稿邮箱:ytzbkzb@126.com

书柜的一隅,十几本剪贴本鼓鼓囊囊地挤着,像一群潜伏待命的士兵。16开杂志的底页上,粘着我从军校到高校40年间发表的1100多篇文章——新闻、论文、散文等,什么都有。120多万字,洒在泛黄的纸上。那黄,是时光熬出来的颜色,像秋日午后透过旧窗棂落在纸页上的光,不刺眼,却深得让人挪不开眼。它是岁月沉淀的底色,也是笔尖划过这段岁月的印记。

17岁高中毕业后,我这个懵懂青涩的苏北农村青年,走进了昆崙山那座军营。山风硬得像砂纸,吹在脸上生疼,可我觉得那风里有股说不出的劲儿。入伍第三年,我如愿考入战区陆军学校。第一个学期,教育训练、日常生活紧张到几乎按分秒掐算,直到第二个学期,才终于有了坐下来看点书、写点东西的时间。也就在这时,一场因看球赛还是看晚会引发的争执,让我与文字有了不解之缘。

那是个周末,队里组织我们收看《新闻联播》后,部分学员因看球赛还是看晚会发生了频道之争,最后闹得不欢而散。目睹此事后,我铺开方格稿纸,写下题为《看球赛还是看晚会》的评论。写完后自己读了一遍,觉得说出了些道理,便塞进信封,投入信箱。这是个不经意的举动,像是往湖里扔了一颗石子,我并不指望听到什么回响。

然而,石子竟激起了一片涟漪。一周后,战区《前卫报》文艺副刊上,赫然刊发了那篇不到400字的小文。更意外的是,队里抢频道的现象就此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也因为这篇文章,报社给我寄来三元钱稿酬,队里还给我记了一次嘉奖。看着那“豆腐块”,我心里懵懵懂懂地意识到:原来文字是有力量的。笔杆子在某些环境下,是不亚于枪杆子的有力武器。

从那以后,我的绿挎包里多了一本翻毛了边的《新闻写作》、一支铅笔和一个小本子。训练间隙别人围坐聊天,我就找个地方坐下,用铅笔在本子上划拉。有同学见状说:“一个学军事指挥的,没事琢磨写新闻,将来能当战地记者不成?”我笑笑不答。其实那时我心里想得很简单:将来如果转业回地方,多一门专长,总不是坏事。况且,枪杆子和笔杆子,原本也不是水火不容的。

军校毕业后,我回连队当了排长,白天忙于训练,晚上熄灯后常写些部队见闻。那一年,我骑着连队给养员的大金鹿自行车,去团政治机关送审一篇新闻稿件,5公里山路走了近2个小时。赶到团部驻地时,负责审核的领导去师部开会了。于是,我又咬了咬牙,推着那辆吱吱作响的自行车,往大山深处走。一路上,我已无心欣赏眼前旖旎的秋色,

只希望能够快点到达目的地。链条掉了,就蹲在路边用树枝挑着装回去;喉咙干了,咽口水水润润嗓子。走完那16公里山路,手是黑的,衣服是湿的。在领导签完“同意”两个字的那一瞬间,我忽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

为突出新闻时效性,请示领导同意后,我将稿件电传给报社。电传时电流的“嘶嘶”声,像导火索燃烧时的细响,一寸寸地把焦虑拉满。让人惊喜的是,两天后,稿件刊发在战区《前卫报》一版显著位置。尽管这篇消息只有区区242个字,但在我刚刚启航的人生征程中,立起了一枚方向标。那天晚上,我躺在硬板床上想:这条路,或许将来要一直走下去了。

毕业两年后,凭借一手力透纸背的钢笔字和几篇见报的新闻作品,我被选调到团政治处任宣传干事。一年后,又被选调到师政治部从事宣传教育工作。两年后,我考入西安政治学院深造学习。毕业后,又从野战部队调入联勤保障部队的医院工作。这期间,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动,我手中的笔始终不曾停歇,记录一线部队训练教育情况,报道军事院校前沿学术思想和

教学成果,记录白衣天使救死扶伤事迹……从省(军区)地市级媒体到国家级媒体,笔尖划过的版面越来越宽。部队《新闻与成才》杂志给了我这样的评价:季文豪——闲不住的“笔杆子”。

千禧年后,我恋恋不舍地脱下了那身绿色军装,转业到了地方高校。入职报到时,高校组织部那位负责同志的话,让人忧伤而又催人奋进:“你们部队转业干部政治觉悟高、纪律严明,但是学历低、年龄大。前几年,有个营职干部转业过来,去了后勤食堂。具体安排你到哪个岗位,待我们研究再决定。”此事我先有所了解,心里头也有所准备。于是,我从携带的包里拿出一本贴着我代表性作品的剪报本,双手递过去。那些泛黄的报纸剪贴、手写的标注、密密麻麻的见报稿件目录,像一本无声的履历。那位领导一页页地翻看着。少顷,他抬起头,眼神里多了些温和:“没想到你在部队还会这个。那你先到人事处帮助工作吧。”

开学前,我被正式安排了宣传部校报编辑岗位,后来担任了编辑部主任兼宣传科科长,从编校报、写新闻、拍照片开始,搭建新的坐标体系。我采记了一次嘉奖。看着那“豆腐块”,我心里懵懵懂懂地意识到:原来文字是有力量的。笔杆子在某些环境下,是不亚于枪杆子的有力武器。

而今坐在书桌前,翻阅这些已成历史的新闻作品,虽然文风在变、关注点在变,但那种“有话要说”的冲动始终未变。那个当年趴在书桌上写稿的青年,仿佛隔着岁月与我遥遥相望。那本《笔墨润芳华》作品集,在书柜上格外显眼。于我而言,那是40年笔墨人生的一个万花筒。轻轻一转,便能看到那些赶稿的深夜、等待发稿的焦虑、稿件见报的欣喜,以及那些永远留在文字里的人和事。它们像秋天的银杏叶,一片一片,铺满了来时的路。而我,只不过是那个弯腰拾叶的人,把一路的斑斓与凋零,都收进这些剪贴本和作品集里了。

